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
第一一三回 鍾太保貽書招賢士 蔣澤長冒雨訪賓朋

且說北俠智化二人商議已畢，方才安歇。到了次日，鍾雄將軍務料理完時，便請北俠智爺在書房相會。今日比昨日更覺親熱了。閒話之間，又提起當今之世誰是豪傑，那個是英雄。北俠道：「劣兄卻知一個人，惜乎他為宦途羈絆，再也不能到此。」鍾雄道：「是何等人物？姓甚名誰？」北俠道：「就是開封府的四品帶刀護衛展昭字熊飛，為人行俠尚義，濟困扶危，人人都稱他為南俠，敕封號為御貓。他乃當世之豪傑也。」鍾雄聽了，哈哈大笑，道：「此人現在小弟寨中，兄長如何說他不能到此？」北俠故意吃驚道：「南俠如何能夠到此地呢？劣兄再也不信。」鍾雄道：「說起來話長。襄陽王送了一個罈子來，說是大鬧東京錦毛鼠白玉堂的骨殖，交到小弟處。小弟念他是個英雄，將他葬在五峰嶺上，小弟還親身祭奠一回。惟恐有人盜去此罈，就在那墳塚前刨了個梅花塹坑，派人看守，以防不虞。不料遲不多日，就拿了二人：一個是徐慶，一個是展昭。那徐慶已然脫逃。展昭也素所深知，原要叫他作個幫手，不想他執意不肯，因此把他囚在碧雲崖下。」北俠暗暗歡喜，道：「此人頗與劣兄相得，待明日作個說客，看是如何。」智化接言道：「大哥既能說南俠，小弟還有一人，也可叫他投誠。」鍾雄道：「賢弟所說之人為誰呢？」智化道：「說起此人也是有名的豪傑。他就在臥虎溝居住，姓沙名龍。」鍾雄道：「不是拿藍驍的沙員外麼？」智化道：「正是。兄何以知道？」鍾雄道：「劣兄想此人久矣！也曾差人去請過，誰知他不肯來。後來聞得黑狼山有失。劣兄還寫一信與襄陽王，叫他把此人收伏，就叫他把守黑狼山，卻是人地相宜。至今未見回音，不知事體如何。」智化道：「既是兄長知道此人，小弟明日就往臥虎溝便了。大約小弟去了，他沒有不來之理。」鍾雄聽了大樂。三個人就在書房飲酒用飯，不必細表。

到次日，智化先要上臥虎溝。鍾雄立刻傳令開了寨門，用小船送出竹柵，過了五孔橋。他卻不奔臥虎溝，竟奔陳起望而來。進了莊中，莊丁即刻通報。眾人正在廳上，便問投誠事體如何。智爺將始末原由說了一遍，深贊鍾雄是個豪傑，惜乎錯走了路頭，必須設法將這朋友提出苦海方好。又將與歐陽兄定計搭救展大哥與沙大哥之事說了。蔣平道：「事有湊巧，昨晚史雲到了，他說因找歐陽兄，到了茱花村，說與丁二爺起身了。他又趕到襄陽，見了張立，方知歐陽兄丁二弟與智大哥俱在按院那裡。他又急急趕到按院衙門，盧大哥才告訴他說，咱們都上陳起望了，他從新又到這裡來。所以昨晚才到。」智化聽了，即將史雲叫來，問他按院衙門可有什麼事。史雲道：「我也曾問了。盧大爺叫問眾位爺們好，說衙門中甚是平安。顏大人也好了。徐三爺也回去了，諸事妥當。請諸位爺們放心。」智化道：「你來得正好。歇息兩日，即速回臥虎溝，告訴孟焦二人，叫他將家務派妥當人管理，所有漁戶獵戶人等，凡有本領的，齊赴襄陽太守衙門。」丁二爺道：「金老爺那裡如何住得許多人呢？」智化笑道：「劣兄早已預料，已在漢臯那裡修葺下些房屋。」陸彬道：「漢臯就是方山，在府的正北上。」智化道：「正是此處。張立盡知。到了那裡，見了張立，便有居住之處了。」說罷，大家席飲酒。

蔣平問道：「鍾雄到底是幾時生日？」智化道：「前者結拜時已敘過了，還早呢，尚有半月的工夫。我想要制服他，就在那生日。趁著忙亂之時，必要設法把他請到此處。你我眾兄弟以大義開導他，一來使他信服，二來把聖旨相諭說明，他焉有不傾心向善之理。」丁二爺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不用再設別法。只要四哥到柳員外莊上贏了柳青，就請帶了斷魂香來。臨期如此如此。豈不大妙？」智化點頭道：「此方甚善。不知四弟幾時才去？」蔣平道：「原定於□日後，今剛三日。再等四五天，小弟再去不遲。」智化道：「很好。我明日回去，先將沙大哥救出。然後暗暗探他的事件，掌他的權衡，那時就好說了。」這一日大家聚飲歡呼，至三鼓方散。

第二日智化別了眾人，駕一小舟，回至水寨，見了鍾雄。鍾雄問道：「賢弟為何回來的這等快？」智化道：「事有湊巧。小弟正往臥虎溝進發，恰好途中遇見臥虎溝來人。問沙員外，原來早被襄陽王拿去，國在王府了。因此急急趕回，與兄長商議。」鍾雄道：「似此，如之奈何？」智化道：「據小弟想來，襄陽王既囚沙龍，必是他不肯順從。莫若兄長寫書一封，就說咱們這裡招募了賢豪，其中頗有與沙龍至厚的；若要將他押到水寨，叫這些人勸他歸降，他斷無不依的。不知兄長意下如何？」鍾雄道：「此言甚善。就求賢弟寫封書信吧。」智化立刻寫了封懇切書信，派人去了。

智化又問：「歐陽兄說的南俠如何？」鍾雄道：「昨日去說，已有些意思。今日又去了。」正說間，虞候報：「歐陽老爺回來了。」鍾雄智化連忙迎出來，問道：「南俠如何不來？」北俠道：「劣兄說至再三，南俠方才應允，務必叫親身去請，一來見賢弟誠心，二來他臉上覺得光彩。」智化在旁幫襯道：「兄長既要招募賢豪，理應折節下士。此行斷不可少。」鍾雄慨然應允。於是大家乘馬到了碧雲崖。這原是北俠作就活局，從新給他二人見了。彼此謙遜了一番，方一同回轉思齊堂。四個人聚飲談心，歡若平生。

再說那奉命送信之人到了襄陽王那裡，將信投遞府內。誰知襄陽王看了此書，暗暗合了自己心意，恨不得沙龍立時歸降自己，好作幫手。急急派人押了沙龍送到軍山。送信人先趕回來，報了回信。智化便對鍾雄道：「沙員外既來了，待小弟先去迎接。仗小弟舌上鈍鋒，先與他陳說利害，再以交誼規勸，然後述說兄長禮賢下士。如此諄諄勸勉，包管投誠無疑矣。」鍾雄聽了，大悅。即刻派人備了船隻，開了竹柵。他不知智化迎接沙龍遞信，那知他們將圈套細說明白。一同進了水寨，把沙龍安置在接官廳上。智化卻先來，見了鍾雄道：「小弟見了沙員外，說到再三。沙員外道，他在臥虎溝，雖非簪纓，卻乃清白的門楣。只因誤遭了賊官局騙，以致被獲遭擒，已將生死置於度外。既不肯歸降襄陽王，如何肯投誠鍾太保呢。」鍾雄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這沙員外是斷難收伏的了。」智化道：「虧了小弟百般的苦功，又述說兄長的大德。他方說道『為人要知恩報恩。既承寨主將俺救出囹圄之中，如何敢忘大德。話要說明了，俺若到了那裡，情願以客自居，所有軍務之事概不與聞，止如是相好朋友而已。倘有急難之處用著俺時，必效犬馬之勞，以報今日之德。』小弟聽他這番言語，他是怕墮了家聲，有些留戀故鄉之意。然而既肯以朋友相許，這是他不肯歸伏之歸伏了。若再諄諄，又恐怕他不肯投誠。因此安置他在接官廳上，特來稟兄長得知。」北俠在旁答道：「只要肯來便好說了，什麼客不容呢，全是好朋友罷了。」鍾雄笑道：「誠哉是言也！還是大哥說的是。」南俠道：「咱們還迎他不迎呢？」智化道：「可以不必遠迎，止於在宮門接接就是了。小弟是先要告辭了。」

不多時，智化同沙龍到來，上了泊岸，望宮門一看，見多少虞候侍立宮門之下，鍾太保與南北兩快等候。智化導引在前，沙龍在後，登臺階，兩下彼此迎湊。智化先與鍾雄弓悅。沙龍道：「某一介魯夫，承寨主錯愛，實實叨恩不淺。」鍾雄道：「久慕英名，未能一見。今日幸會，何樂如之！」智化道：「此位是歐陽兄，此位是展大哥。」沙龍一一見了，又道：「難得南北二俠俱備在此，這是寨主威德所致，我沙龍今得附驥，幸甚呀幸甚！」鍾雄聽了，甚為得意。彼此來到思齊堂，分賓主坐定。鍾雄又問沙龍，如何到了襄陽王那裡。沙龍便將縣宰的騙局說了：「若不虧寨主救出囹圄，俺沙某不復見天，實實受惠良多。改日自當酬報。」鍾雄道：「你我作豪傑的，乃是常事，何足掛齒。」沙龍又故意的問了問南北二俠。彼此攀話。酒宴已擺設下。鍾雄讓沙龍。沙龍謙讓再三，寨主長，寨主短。鍾雄是個豪傑，索性敘明年庚，即以兄長呼之，真是英雄的本色。沙龍也就磊磊落落，不問那些虛文。

飲酒之間，鍾雄道：「難得今日沙兄長到此，足慰平生。方才智賢弟已將兄長的豪志大度說明，沙兄長只管在此居住。千萬莫要拘束。小弟決不有費清心。惟有歐陽兄展兄小弟還要奉托，替小弟操勞。從今後水寨之事求歐陽兄代為管理；旱寨之事原有妻弟姜鏞料理，恐他一人照應不來，求民兄協同經理。智賢弟作個統轄，所有兩寨事條全要賢弟稽查。眾位兄弟如此分勞，小弟就可以清閒自在。每日與沙大哥安安靜靜的盤桓些時，庶不負今日之歡聚，素日之渴想。」智化聽了，甚合心意，也不管南北二俠應與不應，他就滿口應承。是日四人盡歡而散。

到了次日，鍾雄傳諭大小頭目：所有水寨事務俱回北俠知道；旱寨事務俱回南俠與姜爺知道；倘有兩寨不合宜之事，俱備會同智化參酌。不上五日工夫把個軍山料理得益發整齊嚴肅，所有大小頭目兵丁無不歡呼頌揚。鍾雄得意洋洋，以為得了幫手，樂不可言。那知這些人全是算計他的呢。

且說蔣平在陳起望，到了日期，應當起身，早別了丁二爺與陸魯二人，竟奔柳家莊而來。此時正在深秋之際，一路上黃花鋪地，落葉飄飄，偏偏陰雨密布，漸漸冷冷下起雨來。蔣爺以為深秋沒有什麼大雨，因此冒雨前行。誰知細雨濛濛，連綿不斷，刮來金風瑟瑟，遍體清涼。低頭看時，渾身皆濕。再看天光，已然垂暮。又算計柳家莊尚有四五里之遙，今日斷不能到。幸虧今日是□日之期，就是明日到，也不為遲，因此要找個安身之處，且歇息避雨。往前又趨行了幾里，好容易看見那邊有座廟宇，急急奔到山門，敲打聲喚，再無人應。心內甚是躊躇，更兼渾身皆濕，秋風吹來，冷不可當。自己說道：「利害！真是『一場秋雨一場寒』。這可怎麼好呢？」只見那邊柴扉開處，出來一老者，打著一把半零不落的破傘。見蔣平瘦弱身軀，猶如水雞兒一般啼啼呵呵的，心中不忍，便問道：「客官，想是走路遠了，途中遇雨。如不憎嫌，何不到我豆腐房略為避避呢！」蔣平道：「難得老丈大發慈悲。只是小可素不相識，怎好攪擾！」老丈道：「有甚要緊。但得方便地，何處不為人。休要拘泥。請呀！」蔣平見老丈誠實，只得隨老丈進了柴扉。

不知老丈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